

# 上下

孙涌智◎著  
第一部

长篇小说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孙涌智◎著  
第一部

# 卡瓦

长篇小说

现代出版社  
MODERN PRESS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卡瓦 / 孙涌智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80244-894-0

I. ①卡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77307号

---

**策 划** 臧永清

**作 者** 孙涌智

(<http://weibo.com/sunson818>;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xxp>)

**责任编辑** 张 璐

**出版发行** 现代出版社

**通讯地址**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**邮政编码** 100011

**电 话**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**电子邮箱** xiandai@cnpitc.com.cn

**印 刷**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710 mm × 1000 mm 1/16

**印 张** 26.75

**版 次**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**书 号** ISBN 978-7-80244-894-0

**定 价** 37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，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## 目录 Contents

开篇.....001

上部.....003

婚礼 3127 / 005

平沙落雁 / 019

交易 / 034

不和谐性 / 060

出轨 / 073

东窗事发 / 088

净化之夜 / 097

裂痕 / 111

现实如山 / 130

意外 / 142

最后的吻别 / 164

## 目录

Contents

### 下部..... 177

北京、北京 / 179

北漂、北漂 / 192

痴情主义 / 215

游走在边缘 / 236

泥潭 / 254

梦里苏杭 / 278

星辰隐没 / 298

情人落雪 / 314

落雪卡瓦了 / 337

卡瓦一下 / 354

抉择：两个落雪 / 370

青山湖卡瓦 / 382

### 尾声..... 397

### 后记..... 415

### 各界名流力挺《卡瓦》..... 418

## 开 篇

人的一生都在旅途上。

现在我就玩味着这句话，四平八稳地躺在由北向南隆隆行驶的列车上。

从我和落雪黯然分手的第二天，我就试图杀死记忆。烈性酒和随之而来的醉眠暂时帮了我，使我对过去的回想，碎成一个个片段，无法连起来。有一天，我从梦中醒来，对着镜中的自己兴奋地说道：我几乎可以忘掉你了。

这个“你”可能是我抑或别的什么人。

可现在就是有个影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我像轰蚊子一样地赶她，她却更加肆无忌惮地啮咬……

当我从售票大厅出来的时候，觉得肩上的包被人碰了一下，我下意识地停步回头：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望着我，喉咙里挤出的声音小得恐怕只有我能听到：叔叔，给点儿钱吧。

我的手不自禁地在口袋里摸索，是因为我的眼前鬼使神差地闪过另外一幕：

那是大学校园里某个慵懒惬意的黄昏，当我从二校门前神清气爽地经过的时候，一个同样怯生生的声音叫住了我：同学，请捐点钱吧。循



着声音我瞥到一张因羞涩而愈发纯真动人的脸——更像是某种花卉极富质感的剪影，在我惊愕的瞬间——这对于当时风流倜傥的校园诗人的我，是从未有过的。后来，我曾自嘲地无数次向另一当事人描述这一感觉——你甚至让我流口水。我的手不自禁地在口袋里摸索，我的九个外在口袋，除了空气什么都没有。我当时好像挺自嘲地耸肩一笑，当那个“剪影”也向我报以富有深味的一笑时，我就幡然醒悟地从内在的口袋里拽出了一张闪着四个人头的钞票——这至少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全部，我甚至想都没想就将它掷向了那个“剪影”手边的募捐箱。然后就恢复了校园诗人的倜傥，庄严地离去。我似乎听到那个“剪影”在为我抱怨：不，这太多了……

可你笑起来真美！

# 上部







## 婚礼 3127

婚礼的酒宴从上午 10 点一直拉到现在——天已经完全黑下来。偌大的酒店里只剩下一桌人：我、杨步升、高潮、刘明和赵茜两口子，还有两个远道来的朋友。

其中一个远道来的朋友，脸早喝成猪肝色，歪着眼向我由衷地骂道：“浩然，你小子总他妈的让我嫉妒。你说我们家落雪，今天穿婚纱的样子，整个一奥黛丽·赫本，啊？”说完狠狠地拍了下我的肩膀。

另一个哥们儿便去狠狠地拍我另外一侧的肩膀附和：“没错！我敢说今天来的落雪单位的男同事，恨不得上来活剥了你都不觉得过瘾，精心喂养的赫本怎么就成了你小子的菜？！”

“奥黛丽·赫本”是刚刚走的。她先是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而我视而不见，接着便是在下面踩我的脚，最后干脆是一边狠狠地掐我的下身，一边涎着脸挤着笑向众人诉苦：

“我的头有些晕，看着酒菜就反胃。”

杨步升就忍不住劝她：“那你先回吧，我用车送你们。”说完看我。

赵茜也在一边帮腔：“你看落雪都快顶不住了。”

我却不知好歹地回绝：“今个儿哥儿俩大老远地跑来，我高兴，高兴！洞房就改他们房间了。”我觉得落雪掐我的手慢慢地松开。

这时，远道来的哥俩也识趣站起来赶我走。我几乎就要站起来，落

雪却按住了我欲起的肩头，很宽容地将我留下：“对，你们聚一次不容易，我们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她边说边同两位远道来的朋友握手，“谢谢你们来参加婚礼，要是可以，就在这儿多玩几天，今天我实在抱歉，就先走了。”她说完便勉强笑着在杨步升的陪护下走了，甚至没往我这个新郎官这儿瞧一眼。

“来，喝酒！”我故意大声地自我解嘲道。

高潮明显地听出了我的有气无力，阴笑道：“你小子要是不行，就别跟这儿拉硬了，哥几个，没人笑话你。”

我不知为什么居然也笑了：“可我听着好像就是这意思，啊？哈哈！”

一桌人都跟着肆无忌惮地笑起来，笑声在空旷的大厅上空盘旋，本来已经暗淡的气氛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。

此刻，杨步升已送完落雪回来。我们又搬来一箱酒。刘明拿瓶启子开酒，被赵茜在一旁打了手背：“还喝！就你馋酒。你以为你是酒神啊？”

刘明嘴里嘟囔着：“反正得有人启吧。”但还是驯从地放下启子。

高潮拿过启子开酒，赵茜暧昧地看了他一眼。高潮好像没理会大大咧咧地说：“我们还没到高潮呢，是吧，哥几个？Come on.”

两个外地来的哥们儿也跟着一起high。其中一个还叫嚣：“你说这酒都喝哪去了，没咋地。”

高潮接道：“都喝尿道去了。”

那哥们儿过了会儿才醒道：“你骂我呀，来，倒酒。”

高潮给他倒酒未满，那哥们儿不依：“你对我不满咋地？双眼皮儿现在不时兴，必须整个单眼皮儿！满上！”

“好好，整个单眼皮儿。”高潮笑嘻嘻地用手倾斜着酒杯给他倒，“这叫杯壁（卑鄙）下流。”

酒沫迅速地溢出来，顺着桌沿流到了神色迷惘的杨步升的裤子上。

杨步升似未察觉，赵茜看到了说：“都溢出来了，快别倒了，高潮。”

“这叫热情洋溢！”高潮停了下来看着赵茜说，“也叫精满自溢。”

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”赵茜用手戳了高潮一下笑骂道。

“实事求是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是吧，杨大秘？”高潮转向杨步升。

杨步升眼角掠过一丝不快。

高潮察觉到了：“怎么了，杨大秘？今天掉链子了，不高兴是吧？那也得喝酒呀，来，我给你也满上。”

杨步升推开了高潮伸过来的瓶子：“我不喝了，再喝就醉了。”

高潮不饶：“喝酒就要喝醉，要不你去喝水。你这么大个人物，咋说也比一个酒瓶子能装吧？”但高潮举起的瓶子却始终停在空中落不下去。

杨步升，这位市政府的大秘，今天确实掉回链子。原先预订了这座酒店的一楼，最后被市某职能部门领导的儿子征用，他执意为我和落雪准备的红地毯，被那位领导的儿子先行踏过。他最初向我建议铺红地毯的时候，被我否决，可他最后还是坚持了。因为他才是今天这个婚礼的真正操持者，也就是说，整个婚礼的费用基本都是他出的。他当时对我说，一是因为咱们是割头不换的多年哥们儿；二是因为绝不能亏了公主一样高贵的落雪。这是他的心愿，他希望我们好，幸福、体面，而他几年之内不准备结婚不需要用钱。于是我近乎成全他似地接受了。

现在高潮举起的瓶子却始终落不下去，他有点急了：“大秘，你他妈的不给我面子。”

杨步升干脆将他的杯子倒扣过来，不理他。

高潮急头火脸地站起，被赵茜一把拉住斥道：“就你能！咋不喝死你！”

“我活着出来的，压根也没打算活着回去！”高潮说完坐下。

赵茜笑了，点着高潮的脑门说：“你倒想活着回去，你回得去吗？”

刘明居然在旁边配合道：“只要高潮想就能，高潮是谁呀！”

“滚！两口子一唱一和的，恶心我是不？”高潮说完看了杨步升一眼说，“我就是想巴结巴结杨大秘，你们俩起什么哄？来，大秘，喝酒！”

杨步升仍然没理他。

赵茜见状赶紧说：“他一会儿还要开车呢，你疯啦！”

高潮也终于找个台阶下了：“对，对，你要开车，那我就不难为你了。”

这时，杨步升站起来冲着两个外地的哥们儿：“你们哥俩明早还要走，也该上去休息了。”

此时哥俩已喝得口水都流了出来，摇摇欲坠地往起站，刘明和高潮便赶紧起身去扶他们。

杨步升便对我说：“浩然，现在我送你回去。”

我恬不知耻地说道：“我说过，今个儿洞房改在这儿了。”

杨步升跟我急了，这可不多见：“你他妈的犯什么浑呢！”

没等我接茬，高潮在一旁说道：“皇帝不急，太监急了。”

杨步升手一扬厉声断喝：“你给我滚一边去！滚！”

高潮可能慑于杨的震怒，没再说什么，悻悻地和刘明扶着那哥俩往出走。

赵茜对着刘明的背影说：“快点下来，回家还有点事儿呢。”

不知为什么，我竟讪讪地接道：“那点事儿还不好办。”

杨步升看了我一眼，便率先往出走。我对赵茜笑了笑，便跟着杨步升出来。

现在我坐在黑色本田车里，看着神色严肃专心驾驶的杨步升，划了个问号：他在想什么呢？

大学时代的杨步升正专心致志地整理他的床铺，还特别在他的床头放了两本书：《飘》和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》。这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两本书，特别是《飘》，不知赚了多少小女生的眼泪。

他在认为可以后问我：“浩然，还成吧？”

我揣出了他的心事：“是外语系的女生？”

“不，中文系的，我中学同学。”

“Beautiful.”

“Very beautiful.”他激动地加了very。

我不无羡慕地说：“我也曾经遇到了一个very beautiful，只是后来再无缘相见，可别是一个人。”

“不会的，怎么会那么巧呢？况且我们哥俩的审美也不一样呀。”

“我也希望不是……”这时，敲门声打断了我。

杨步升过去兴奋地开门，然后带着very beautiful过来给我们介绍。

可我们几乎同时喊出了：“是你！”

这个very beautiful就是募捐箱边“骗”去我爱心那个女生。她告诉我她叫落雪（当时是骆雪，后来被我改成落雪），和杨步升来自同一个中学——育英中学，住在我们这些男生朝思暮想的9舍512。我们就像相熟多年的老友一样天南海北地聊开了。杨步升呢？就像一个好心为我这个病人去找医生的朋友，医生来了，恰好我们认识，她便直接问我的病情。而杨步升便只能借故去打水离开。

离开只是当时的一个形态，后来，我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好多故事，走到今天的婚礼也只是某种开始远没有结束。

杨步升仍在专心致志地开车，没说话的意思，而我也没有说话的意思。我要继续展开我的想象。

我有种神奇的想象力，总能把有联系的和无联系的事儿联系起来，所以说我具备了作家的潜质，有时候我甚至能合理地想象出一起谋杀案的现场，那个凶手的样子和他作案的动机及过程。但我不是说，我能看到你口袋里有多少钱，你今天是否戴着粉色胸罩。我的这种感觉非常灵光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它都能派上用场。

现在我就想象到落雪一定伤心地哭湿了枕巾。她一会儿想起我们初恋的浪漫柔情，一会儿又想起我们如履薄冰地走到今天的婚礼。她是多么地爱我，而我这个混蛋竟然不回来和她洞房花烛，难道仅仅因为我们

婚前有了那事儿？想着想着，她就将我的枕头扔到地上，回来就让你在地上睡。

杨步升说到了，我就下了车，还向他挥了几下手。

我推开房门，房门没锁，我就进去了，果然在地上发现了我的枕头（当然是我的脚发现的）。我轻轻抱起枕头，然后猛地冲到床上，落雪便早有准备地滚到里侧，给我后背。我侧卧着伸手去抱她，她将我的手推了回来，我去扳她的脸，她便双手握住了我的手，娇嗔道：“讨厌，你满身的酒味。”她已经说我讨厌，她原谅我了，我便拉亮了台灯，起身下地去洗漱。

我差不多清除了身上的酒气，还往里面喷了点香水。当我神清气爽地回来的时候，落雪正裸着羊脂一样白嫩鲜亮的身体，两眼雾蒙蒙地望着我，我蓦地感到周身一下子被激荡了，像个傻小子似地扑向她……

她好像温柔地命令我将灯关了，可我边褪掉最后一件装饰，边说道：“不，我要看着世界上最美丽的身体，开灯作业。”说完我便急不可耐地深入了。

我战胜了连续数月来的身心疲惫，以罕见的激情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，奋力航行了许久，方才一泻如注。落雪在充满柔情地咿呀哎哟演唱了半天后，滑了一个惊叹的高音，然后便将头抵在我的胸前，紧紧地缠绕住我的身体，恬静地睡去……

我慢慢地从她身体里抽出来，起身点燃了一支烟。

今天婚礼上，落雪父亲导演的一出闹剧，几乎让我出逃。先是被税务局长的公子给搅了一下，婚礼往后推迟了一个多小时，好不容易属于我和落雪的婚礼进行曲刚开始播放，骆父就神兵天降般地冲上台去，雷鸣海啸地宣布说，我是个骗子，骗了他女儿落雪，婚姻是不合法的，他将要起诉我。有一点他怀疑的没错，他这个户主，死死看守的户口本怎么可能会落到我的手上？不过他说我是个骗子至少是高估了我的智商，



那是落雪和杨步升两人用了极大智慧才得手的，我从来就没有那个本事。既然如此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杨步升和落雪居然同时给骆父跪下了，事态最终才得以平息。我当时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旁观一出仿佛事先策划好的戏剧，所有“演员”都卸妆退场了，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在闹剧之后，我开始成为一块烂肉，招惹了众多苍蝇的艳羡追逐，这本来对谁都是令人称快的事儿，而我却殊无感觉，不是我麻木，而是——我讲个故事吧。

说有一个少年，他想抵达前方的一条河流，必须要先通过一片草地，路人告诉他，这片草地上布满地雷，很危险。那少年不怕危险，执意前行。这时，来了一个人，说她是工兵，她可以帮助少年通过前面的雷区。于是，这个勇敢、机智的工兵便在清除了雷区后，向少年招手，你可以去那条河流了。而少年却摇头，兴味索然地走了。

我就是那个少年，落雪就是那个勇敢、机智的工兵，在她清除我们之间的所有障碍后，我连同她拥抱，都觉得兴味索然。

我又不是那个少年，我仍然沉醉于和落雪拥抱。我和落雪之间最大的障碍是落雪的父亲。

骆父是区物资回收公司的工会主席，二十多年前在生产一线收破烂（废品）。所以当我第一次到骆家的时候，他便用职业的锐利眼光打量我，可能当时他就认定了我是废品，不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而被我拉去的杨步升却深深地吸引了他，他专注痴迷的神情，如同在废品堆里发现了一唐代景德镇的瓷器。

他忍不住对“瓷器”说：“小杨，好好干，你的仕途之路是错不了的。”小杨诚惶诚恐的神情就更让他觉得受用，“年轻人有学识又谦逊，肯定错不了的。”在给小杨同志定性之后，他也没忘了转过来关照一下我，“小孙吗，单位也还可以，就是爬格子太辛苦，啊。”

我本来想说爬格子并不比收废品辛苦，况且我在文联组联部工作，

主要是组织联络，爬格子纯属业余爱好。可他根本就没有想听我说的意思，马上就转过头和小杨聊仕途去了。

骆母一直在企业幼儿园工作，近几年才转干，调到政府机关幼儿园。所以说话的时候，既有类似鞠萍姐姐的职业特征，又多少夹带点官腔。在听她叫我“小孙”的时候，我就往往错误地听成“小朋友”，当然，她叫骆父“老头子”的时候，听起来也像是“小朋友”。

我怀疑天使一般玲珑剔透的落雪怎么会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，我忍不住对落雪说：“你该不是领养的吧？”

“别胡说，要让我爸听见，还不要你的狗命。”

看样子，我这么说落雪并不怎么生气，我就得寸进尺：“就是要了我的命，我也要坚持真理——你这个仙女是什么时候沦落到这儿的？”

她刚要说什么，骆母过来，问我要不要过去喝茶。落雪便只能用她的小拳头，在我身上捣了一下。

第二次去骆家，在吃过晚饭后，落雪便当着我的面向她父母明确了我俩的关系（其实我们俩在大学时的关系包括我留到这座城市，骆父骆母是清楚的，只是骆父骆母对此好像越来越不认同）。

骆父先是佯装一怔，随后就断然说道：“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，谈情说爱的事儿不急。”

落雪说：“我们只是先订婚，并不着急结婚呀。”

骆父斜了我一眼：“结婚的条件就更不具备了，我说的也是订婚。”

“订婚还需要什么条件啊。”落雪天真地说，“况且我们都恋爱那么久了，订婚不过是走个形式。”

“幼稚！你们那叫啥恋爱！”骆父说这话的时候还怒不可遏地瞪了我一眼。

没等落雪分辩，骆母就赶紧接过话茬说：“我们是正统人家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总是要有的。再说小孙的父亲也刚过世，不急着定嘛。”